

Review
Book

文汇读书周报文丛

辩子, 还是辩子

文匯出版社

文汇读书周报文丛



主编 / 吴谷平

辫子, 还是辫子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辫子,还是辫子 / 吴谷平主编.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4. 8
ISBN 7-80676-602-2

I. 辫... II. 吴...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8479 号

辫子,还是辫子

主 编 / 吴谷平
编 者 / 文汇读书周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 / 申 月
封面装帧 / 王建纲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版 次 /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40 1/16
字 数 / 260 千
印 张 / 17.5
印 数 / 1-5 100

ISBN 7-80676-602-2/G·336
定价: 25.00 元

愿做职业读书人(代序)

吴谷平

001

《文汇报书周报》一千期了。

一千期，十九年又五十三天，不长也不短的岁月。

纸已经发黄，铅字油墨的字迹开始模糊，套红的标题正在变淡。虽然《试刊号》上的“致读者”带有浓重的时代痕迹：“她乘着‘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东风来到你们中间，将为丰富您的生活作一点贡献”，但它也自豪地宣示，这是“第一份由新闻单位编辑出版的读书综合性报纸，面向全国发行”，“它是专为广大读书爱好者、尤其是青年同志出版的”，报纸每逢周六出版，四开四版，每期零售四分，全年订价二元一角六分。

一千期，十九年又五十三天，编辑记者换了几茬。负责创办并在创刊号上最先报道一万套洁本《金瓶梅》即将出版发行的记者谷泥——邨国义先生已另有高就；每周“书市漫步”的阿昌——褚珏泉先生已届退休，当时还是实习记者的徐坚忠对文汇报书周报情有独钟，转了一圈又回来主持编务。当年的帅哥靓妹朱伟、陆灏、郑逸文，如今已步入中年，各有所成。今天，又一批帅哥靓妹在这块读书人园

地里默默耕耘……

一千期，十九年又五十三天，报纸的面孔也变了几变，如今十六个版，除了文史哲，还有经济、教育、科技、成长、阅读西方、图与文、新书坊……有人说不如从前，有人说丰富多彩，至少是更多地履行了创刊时的宗旨：“专为广大读书爱好者、尤其是青年同志”。

1992年1月4日创办的“书人茶话”专栏是读书人“自己的园地”。翻阅一本本合订本，有多少读书人在此“以文会友”：王元化、赜西、魏明伦、吴小如、冯世则、金克木、谷苇、谢泳、舒芜、赵自、严秀、朱健、李辉、魏荒弩、钟叔河、宗璞、弘征、周振鹤、周劭、王学泰、金性尧、王稼句、黄裳、陈四益、施蛰存、冯亦代、李文俊、李庆西、范用、王梦奎、龚德明、止庵、魏绍昌、张中行、牧惠、刘厚生、陈平原、舒展、唐振常、钱定平、钱谷融、董桥、资中筠、章培恒、流沙河、朱正……正是群贤毕至、名人荟萃。

不经意间，翻到1996年1月6日的报纸，上面刊登着景文先生的“茶话”《作家罗斯的苦恼》。旧文重读，如品越陈越醇的普洱：

“偶尔看见一份1992年11月3日的法国《世界报》，上面刊登了一则记者约斯亚娜·萨维尼欧对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采访记，罗斯抱怨说：‘很难找到一个人，能就一本书认认真真地谈上一个钟头。我不知道全世界是不是都这样，反正我可以证实在美国、甚至在纽约是这样。’”

景文先生说，我“可以直接地证实在中国、甚至在北京是这样。认认真真地谈一本书，已属不易，还要谈上一个钟头！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个人？问《《红与黑》读过吗》，答曰‘读过’，这已经不错；问《《尤利西斯》读过吗》，答曰‘翻了翻’，就属难能了；要说‘谈谈吧’，则顿时语塞。”

“罗斯所说的‘一个人’不是随便什么人，而是他的同行，像他一样的小说家。1985年秋，我在巴黎拜访过极受尊崇的作家于连·格拉克，他就慨叹道：‘如今作家见了面，从不谈书，而是问，昨天晚上的

某某电视节目看了吗？现在连写书的人都不读书了。”

“现在识字的人多了，然而读书的快乐仍是少数人的专利，可悲的是为别人提供快乐源泉的人也开始拒绝享受这种快乐了。”

“在中国，几年前就有人议论文学评论界存在着不读而评的现象，近日又听说某评论家在某地宣布退出评论界，因为读一本厚厚的书写一篇短短的评太不上算。”“这倒让我想起了法国《世界报》的一位书评家，他如今已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了。我曾经问他：‘您每周写一篇书评，都全文读过吗？’他回答：‘当然读过，而且不是一本，因为我要从读过的几本书中选择一本来评。’我又问：‘那您不会感到厌倦吗？’他笑了：‘不，我喜欢读书，有人出钱让我读书，何乐而不为？’善哉斯言！做书评家固然是一种职业，可书评家把读书当饭碗就要算账，算账则免不了计较盈亏，可悲也夫！”

八年过去，景文先生之所忧并未改变多少，把读书当作乐趣的也还只是少数。读书不只要耐得寂寞，还要甘于清贫。学历的读书，投资回报期长，非学历的读书更是高投入低产出。这些年，书价上涨的速度超过工资稿费上调的速度，加上“要从读过的几本书中选择一本来评”，常常是写稿所得不敷买书所出。一本十来万字的书，没有几个小时读不完；一篇千多字的文章，没有个把小时写不成，再有本事，文思如潮涌，下笔有神助，一天一篇书评，二百三百大洋一篇，扣除买书支出所得，大概也只是知识分子的平均收入了。到这个份上，也没乐趣可言了。

善哉斯言，“有人出钱让我读书，何乐而不为？”不只有书可读，作者、出版社一本本的书寄来，还有笔润可纳，数额远比媒体的稿酬要高，真是何乐而不为！只是这书评文章里难免带上些可悲也夫，只有鲜花没有荆棘，只有恭维没有批评，到头来耽误了更多的读书人。

“键”文至此，想起了流沙河先生在《书鱼知小》一书的代序所说，“书太多读不完，这是现代人的苦恼。应该有职业的读书人一大群，他们读了，写些心得，传给众人。”流沙河先生有点羡慕，“愿作职业读

书人”。《文汇读书周报》就是“职业读书人”。做职业读书人并不易，要有定力，能够收得拢心、守得住“性”——品性。君不见中外有些著名的读书类刊物，守不住清贫，正酝酿“变脸”寻找致富之路。

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只是寄望文汇读书周报到二千期、三千期、五千期乃至更长的时候，依然是“读书爱好者、尤其是青年同志”的园地。

目 录

心香一瓣

王元化	雨天重话丙申书	003
邬 西	回忆中晓	008
魏明伦	台北识李放——海外日记之一	012
吴小如	张东荪的“消失”——《文人旧话》读后之七	016
叶长海	论剧毋忘宋春舫——过去的踪迹	019
曹 震	鲁迅与黄萍荪	022
金克木	徐盈的未刊小说	025
谷 苇	一生坎坷李荒芜——忆“纸壁斋”诗人	028
少 云	关于傅斯年	034
谢 泳	吴宓的一个见解	036
舒 芜	胡适的认错	038
韩石山	也谈张爱玲与胡适	040
赵 自	不肖生和他的珍奇“老照片”	042
严 秀	我看陈独秀	046
胡文辉	王国维的逸文及其自我表扬	049
施 葵	无题诗背后的有情人	056
李 辉	幸福还是不幸？——关于张兆和与沈从文的婚姻	059

岁月遗响

葛剑雄	两件有关《海瑞罢官》的小事	065
-----	---------------	-----

宗 璞	一封旧信	067
弘 征	死于文字狱的出版家兄弟	069
周振鹤	月月读的《圣谕广训》	072
谈瀛洲	说不出口的黄帝传说	075
钟叔河	西关古仔	077
周 劭	陈石遗与“通货膨胀”	080
王学泰	宣统皇帝与新文化运动	083
金性尧	童心与帝业	088
章品镇	“一柱楼诗案”遗闻——遗闻来自当事者一方的后人	093
王稼句	青衣小红	098
黄 裳	文采风流第一人	102
艾 春	往事重提说源头——关于巴金与《雷雨》的关系	105
周振鹤	王茂荫的一则轶事	109
肬 西	清华园感旧录——北大清华平议	111
五 谷	前辈的苦涩	115

咀华小集

黄 裳	读《花间新集》	121
施蛰存	《杜米埃画集》	123
冯亦代	《七重罪》与《诺拉》	125
李文俊	可爱的小鹿	127
李庆西	漫说胡雪岩	129
北方朔	结识“不除庭草斋夫”	131
龚明德	关于《文坛登龙术》	134
考萍萍	一本旧书	136
止 庵	沧州前后集	138
魏绍昌	吕思勉的两种通俗历史读物	141

陈四益	中译《鲁拜集》见闻	145
张中行	《胡适与韦莲司》阅后漫思	150
赵武平	禁书趣话	153
冯世则	重读瓦普察洛夫的两三首诗	156
范 用	蒋介石全集和蒋介石传	161
牧 惠	推荐一本好书	164
王梦奎	《姚依林百夕谈》	167
王梦奎	我读《打赌》	171
刘厚生	读武侠小说好比吸香烟	175

窗外风雨

陈四益	“送去主义”质疑	183
陈平原	古小说中的人神之恋	186
牧 惠	未必都是洪承畴	190
舒 展	宋江为何令人反感	193
唐振常	“学者从政”议	195
刘绪源	中国文化的一个小秘密——从《俞平伯全集》说开去	201
钟叔河	文人之苛	205
张中行	书生身后	208
施康强	新锐批评与学术规范	211
刘洪波	被供养的写作	214
五 谷	又见秋雨荐书	216
钱定平	罪恶谷底有樱花——浅尝谷崎润一郎	219
吴晓铃	一岁货声	224
吴晓铃	梦忆共读楼	227
谷 林	友情颂	229
辛丰年	假话与真情——读周佛海日记	231

李庆西	作家的排座次	235
钱谷融	我的自白	237
景 文	读什么书	239
董 桥	笔下务实,心上难闲	241
伊 人	辫子,辫子,还是辫子	243
舒 芜	“加害”略辩	247
骆玉明	猪八戒买棺材	251
资中筠	兵马俑前的沉思	253
章培恒	金庸招不到博士生以后	257
流沙河	给诗算个命吧	262
朱 正	回忆文的可信程度	264

心香一瓣

XINXIANGYIBAN



雨天重话丙申书 | 王元化

四年多前我受这本书(张中晓《无梦楼随笔》)的编者路莘的嘱托,曾为它写了一篇序言。但因时间限制,只得在短短几天内将书稿和作者生前手订的三本原稿,匆匆浏览一过,因此在序言中除了介绍作者的坎坷经历和我对亡友的怀念外,对书的本身涉及不多,这是我一直感到未惬于心的。这本书历经挫折,终于出版了,我自然为之庆幸。我想再谈谈对这本书的感想,以补序中言而未尽的遗憾。现在正是黄梅雨季,作者开始撰写此书在 1956(丙申)年,故题本文为《雨天重话丙申书》。

对于这本看来零碎散漫、实际却寄意遥深而不易看懂的著作,我觉得纵使只写短短几句话,也需要多读几遍,才能够领悟作者在横逆中用心血所写下的、那些笔有藏锋故作隐语的寓言式的文字。这本书是作者于 1956 年因咯血被允准保外就医至 1963 年间所写的札记。那时他作为被管制的胡风反革命分子是没有言论和行动的自由的。原来已经因文字而惹祸,如今又处在稍一不慎就要获咎的环境下,因此他在撰写这些札记的时候不得不格外谨慎。后来事实证明,作者这种小心翼翼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本书编者在她所写的后记中,附有作者于 1966 年 10 月 7 日向监管机构所作的《关于三本笔记的检查》(注)。其中说到为了盘问这些札记的事:“当地(曾)将(他)父亲禁闭吊打”。这份《检查》通篇都是为札记进行解释和洗刷的。作者在《检查》中说写札记的动机是为了留下自己的思想资料,以便“用毛泽东思想加以批

评和改造”以及“从中吸取教训”等等,显然是企图使自己免遭灾难不得不采取的托词。作者既然早就知道当时可能遭到的危险,为什么他还要撰写这些札记呢?本书编者在后记中,记述了作者于1966年离家时,垂泪向父母和弟弟说道:“我牵连害苦了你们,心里很难过。今年我三十六岁,光身一条,只有两箱书和十年所写的几本札记。这一去吉凶不知,这些札记也许以后有点用,求你们给我保存好。”从这些话来看,作者是十分重视这些札记的。作者在本书第一部分《文史杂记》小序中也说,他将这些札记汇编成集,曾“五易寒暑,三经删订。”可见他是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来从事这项工作的。

现在出版的书中这一部分则是编者从二三十万字原稿中选出四分之一左右,并重新排定了先后次序而成的。作者在小序中称“因杂观群书,遂抄摘斯篇,掇拾贯穿,无所不记……”似乎作者按照述而不作的宗旨,全是摘抄他人著作,而未参入己见。正由于这缘故它被人目为零碎散乱如断烂朝报。我开头也有类似看法,但渐渐我的看法改变了。编者所编选的这一部分,我发现绝大多数都是作者自己撰写的文字,只是因这些文字蕴藉深邃,并经过了自藏锋芒的修饰,一时不容易看出来罢了,但倘细加推考,就不难见其思想轨迹。其中有一些直接针砭时弊的文字,这是容易辨认的。比如第二二节:“流氓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如果没有道义的标准,两者实际上是无区别的……”——第六一节:“中国人的理论,学术著作,读来如一批命令,缺乏纯真的乐趣(美学上的享受)。没有精神参加进去,没有精神(个性)的活动。或者是抄袭,或者是枯燥的理智,或者是宫廷语言的堆积……”——第七三节:“中国人所谓的心术,是一种没有心肝的统治手段,残酷地进行欺诈和暴力行为……心术越高,而他心中的人性越少,如果他让心术和人性共存,那么,他是一个伟大的悲剧性格。他可能而且只能在他的关键时刻毁灭自己。……”——第八十节:“……宗教裁判所对待异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现代只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讲出违反他的本心的话。”——第一一一节:“当世俗的权力在精神的王国中挥舞着屠刀,企图以外在的强加来统治内在的世界。于是就产生诛心之论,产生法外之意。”——第一一二节:“一切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人身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于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第一一六节:“是像人一样的生活、感觉和思想,还是像僵尸一样地不思想?兽一样冲动?百灵鸟一样的学舌?”

等等。

以上只是同类性质文字的一部分。为了节省篇幅,我删节了引文中的某些字句,以虚点作为记号。这些文字可以判定完全出于作者手笔,而不是引自前人的著作,也不是转述别人的话。因为前人没有也不可能这样说,同时代人没有也想不到这样说。只有处于作者那样特定环境和特定遭遇,并具有作者那种特定的个性,气质,禀赋,思想和经历的人,才会写下这样的文字。从这些文字中,处处可以见到作者追求真理的那种好学深思的精神。其中有许多话,比如第三九节“人不是神,正如人不是兽”是“文革”后几乎人人都熟悉并常常援引的说法。但要知道,作者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是在“文革”前,甚至在1962年以前,比后来说这话的人至少要早十五年。但是我认为更值得注意的还不在于作者思想上的敏感,重要的是他具有一颗善于体察人类悲剧的同情心。困难和不幸并没有把这颗心磨硬,使他变得冷酷,相反倒增加了他对别人的苦难和不幸的洞察力。在陷入胡风冤案前,我们都倾向于激进派,思想偏激,不赞成也不大懂得容忍和宽恕在一定情况下是必要的美德。我们在文章中,有时甚至会滥用嫉恶如仇的激情去叱责对手,一定要把话说得淋漓尽致刻骨铭心才称心意,而没有想一想这些人并非大奸巨慝,他们同样是处在淫威之下被蒙骗的受害者。不幸的打击和苦难的折磨,不是令人丧失良知,堕入地狱,就是相反,锻炼人的毅力,使人净化自己的灵魂。作者在许多章节中都显示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他在第九九节说:“过去认为只有睚眦必报和锲而不舍才是为人负责的表现,现在却感到,宽恕和忘记也有一定意义,只要不被作为邪恶的利用和牺牲。耶稣并不完全错。”据我的印象,这是作者过去很少涉及的思想领域。紧接上面引文,还有这样两行文字记述写这些话时的处境:“1961年9月10日,病发后六日记于无梦楼,时西风凛冽,秋雨连霄,寒衣卖尽,早餐阙如之时也。”在如此困顿的逆境中,作者没有被生活所压倒,没有产生丝毫的沮丧情绪,仍然保持着清明的头脑和宽广的胸怀,这是令人感动令人惊讶的。饱经忧患使他更以同情的态度去看待人类的悲剧。作者在第五七节中说:“在颠倒的世界和混乱的时代中,人们的言论的悖理和行为的道德违反人性,是当然的现象,他们是牺牲者,道德上的失败者。他们干出了最蠢的事,像陷于一场噩梦那样,恐怖疲劳,两眼失神,他们的内心是非常的矛盾和不安的。他们的不负责任和不诚实,常常是违反本质

的。”读这段话需要仔细体会作者的时代和环境。如果不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不理解人在接连不断的运动中,由于恐惧和保存自己的本能,会干出怎样的蠢事,不理解牺牲者,道德失败者的人性是怎样被扭曲的……就不会懂得作者的这些告白。作者曾经赞美“出于自由心情”的“容忍”,却以“幻想统治者恩赐的奴隶道德”这一特定涵义赋予“仁慈”这两个字(见第二五节),如果还后者以应有的意蕴,我们可以说,作者对待人间苦难和人性的脆弱……是宽恕的,也是仁慈的。我以为这类文字凝聚了作者极其深刻的思想,构成这本书的最美篇章。

从本书一些文字中也可以看到作者正处在过渡时期,经历着极为艰苦的思想探索过程,如果命运不是那样残酷地把多种不幸降在他的身上,而使他享有天年,我相信他会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作出很少有人可以匹敌的贡献的。可是他在荆棘丛生的思想征程上起步未久,才三十多岁,还可以工作许多年,就夭折了。从本书可以看出,他十分赞扬黑格尔哲学。如第一三五节谈到“建立体系的大师”,第一〇九节谈到“圣人虽然不怒,但恨却更合乎人性”,第九八节谈到“历史上有地位和成体系的大家都代表真理发展的一个环节”……从这些说法不难发现黑格尔的影子。作者对康德却是另一种态度,往往不无微词。尽管如此,我却认为,康德终将会越来越在他心中占据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书中第一节谈到“哲学的任务是在于使人有力量(理性)来改变外来压迫和内在冲动”,列举了康德,黑格尔,斯宾诺莎,狄德罗,费尔巴哈诸说,但在末尾又加上了“无梦楼案:康德例外,他对这力量本身怀疑。”那么上面那段正文是谁说的呢?对于这段话的正文和按语,我一直在思考,我认为两者都可能出于作者的手笔。为什么要这样做?回答就是我在前文已经说过的作者为了提防检查事先作好自藏锋芒的修饰,到时候他可以以此为托词,把一些可能遭到挑剔的话推作是摘录别人的著作。第十四节谈到真理论,在正文后的括弧中说:“远处传来了康德的声音:不,只说对了一半,人类对真理是不可知的。”第一六七节是推重康德批判独断主义。作者说康德站在远处,倘细省默察我们就会这样想,随着日月推移,康德将越来越向作者逼近,虽然由于作者早逝,这种推测将始终成为一种推测而已。

本书编者记述作者在横逆和困顿中好学不倦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为了能看到书报,他常在早上四点钟起床,从绍兴东关坐三个小时的手摇船到